

哈密逃難奇事

李郁塘

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十四

匪軍入新前後形勢

民國卅八年九月廿六日清晨，新疆軍政當局醞釀多日降匪醜劇，終於由陶（峙岳）鮑（爾漢）二逆，以大白臉的身份演出。如要追究此幕醜劇得以演出的遠因：當然是種因於是年四月間，張逆治中以西北軍政長官身份，在北平和談失節作了二臣，有所導致；若論近因，完全是由俄會史達林以其旋乾轉坤的手段，一手所造成。蓋因史達林自躍登魔頭以來，就以攫取新疆為職志，冀以鞏固俄帝國防。但他老奸巨猾，又不願負上侵新惡名。爲了掩盡世人耳目，竟想不聲不響仍取竊奪我外蒙的故技，再施之於新疆。因此當匪一野軍猛攻我西北重鎮蘭州市；眼看就要得手之時。他就利用共黨太上皇的權位，限令毛酋只准派三千政治幹部入新，作象徵性的接收。却不准匪軍一兵一卒進入新境，來干涉新疆軍政實權。另一方面他又暗施釣餌，擺佈陶鮑二逆，利用現有權位，倡導「和平起義」。如能不動干戈，將新疆順利改朝換代的話，就予二逆一年以上的原官原位的獎勵！在史達林想來，他有一年多的時間

，就可把新疆消化擺平，變成外蒙第二！在鮑逆爾漢來說：他原是個老俄謀，他得有今日，完全是因史達林從中栽培。於今只有奉命唯謹的一途，沒有別的話可說。但陶逆峙岳獲得史魔對新疆的安排後，表情不同，甚感興奮！果能如此的話。他老年失節的後果，就強過提攜他的老長官，也是老同志張逆治中。因張逆在半年前雖已降匪，也僅能作紅朝的頭號二臣而已！而他本人還可當一年多「石敬瑭式的新疆王」。對他來說：雖未能留芳百世，但也可遺臭萬年。也算不虛此生！因此在接獲史魔頭的密電後，就多方設法，先抽馬步芳將軍的後腿，不讓駐新騎五軍馳援蘭州。俟蘭州坐失，匪軍西進河西走廊，迫近星星峽時，再迫使不願跟着他走的軍政要員們，早日棄職，離開新境。好讓他一償「兒皇帝」的美夢！

眼看着原駐省城的反共忠貞大員們，已於廿五日夜都被迫出走南疆；其他各地的軍政要員們，也是走的走，降的降，都沒有其他異舉。陶逆的美夢眼看就可如願以償時。不意在哈密地區，因鮑逆爾漢要迫使哈密專員堯樂博士就範；而堯樂

博士知此逆境，一爲敷衍鮑逆的要求，二爲減低史魔頭對其戒心。一時不察，竟答應於廿七日上午在哈密街頭，舉行降匪遊行事宜。就此引發當地駐軍不滿，致釀出廿八日夜間國軍譁變情事。駐新國軍之譁變，猶如點燃的鞭炮，一發不可收拾。致改變史達林的初衷，爲了盡快收平國軍譁變事件，乃急調匪軍入新。因匪軍突入新疆，不僅陶峙岳要做兒皇帝的美夢沒有實現；竟連史達林侵新三部曲，也給搞的離了譜。其後史魔爲了調整其侵新三部曲，不惜發動韓戰，以便調走彭匪所部。但毛酋只接受調彭匪爲援朝總司令之職，不接受入新匪軍調離新疆之事，卒將史魔頭氣死。赫魯雪夫爲了完成史魔遺志，終而引得匪俄分裂。此中曲折内幕，聯鎖秘辛。不僅世人知者少；即國人得曉原委者亦不多。但筆者不僅耳聞，且多目睹。今就所知依時按序分述於後，以饜中外讀者，並供史家參考。

投降假遊行的風波

九月廿七日上午八時，筆者趕赴哈密專署，勸阻堯樂專員勿在街頭遊行一事未果。九時許在

哈密縣政府大堂前，就有哈密師範學校、哈密中學以及縣立幾所小學的學生們，紛紛集合排隊。其他機關也偶有代表報到，但大都簽到以後，就溜之乎也，誰也不願為匪張目。然而各學校的學生們，因有老師帶隊，只好列入遊行行列。至於為什麼遊行？中學生們尚知一點眉目；小學生們根本莫名其妙？時至九時半，所謂哈密各界降匪遊行隊伍，始由縣政府出發，經老城（漢城）遠街出西門，即進入哈密市區最繁華的中山路，沿途都不響悄然進行，反而成為無聲抗議降匪遊行。旋即轉入中山路，親匪的老師以及潛來哈密的匪諜，深覺如此默然進行有失意義。竟突然帶頭高喊「毛主席萬歲」的口號。但哈密中小學學生們，平時因受三民主義教育的薰陶，只知道有蔣主席，不知毛某為何人。因而一聞老師喊口號。他們緊跟着就高喊「蔣主席萬歲」。老師聞聲惶恐，匪諜見情情急，即指正學生們所喊口號不對時，學生們就改喊「蔣委員長萬歲」。就此搞得匪諜啼笑皆非，無可言狀。在氣極之餘，竟指着遊行中的中小學生們責難的說：

「若要中國人深信馬列主義的話，非從六歲以下的兒童，從頭教育起不可！」

哈密市區較具規模的大街，只有中山路、中正路，以及中華路相連的三條大街。每條大街都未逾一千公尺，僅遊行半小時，就由中正路轉進到中華路。而哈密師範以及哈密中學，都位中華路底。屆時中學生返校，小學生也就就地解散。所謂哈密各界降匪遊行事宜，就此結束。老新疆都知道此次遊行，完全是擺給省方來看的樣版，遊

行完了也就算了。但駐哈密國軍的成員，上自將校，下至士兵，不僅都是內地人，且多屬南方省籍。途遇降匪遊行情事，因不明內情，就大受刺激！在氣忿之餘，就指桑罵槐的說：

「你們昨天還是反共的硬漢，今天就變成降匪的懦夫。邊疆人如此善變，真是無恥之極。老子們非給你們一點顏色來看，加以教訓一頓不可！」

這些在街頭上觸景生情，當眾指罵的低級軍官與士兵們，當然指罵有人，僅是未提名道姓而已。筆者當時正在人行道上觀察遊行反應，目睹此情，就知情事不妙；尤對堯家父子不利。乃據情轉報堯專員，今後要提高警覺，尤在夜間，多加防範，免生不測。按堯公館平時只有傳達，沒有警衛，自獲此情後，乃增派門警，加強護衛。

田子梅將軍來哈密

哈密市區自舉行降匪遊行後，就籠罩在愁苦的氣氛之下，全城居民都失去往日的歡樂與笑容，靜待惡運之來臨！好在廿七日下午與廿八日白天，都未發生事端，平安過去。時至黃昏，曾於九月中旬，購棺運木，在河西走廊西端重鎮酒泉，與匪軍作最後殊死戰的二三一師，師長田子梅將軍，因未戰死，又被其殘兵敗卒，保護擁戴，轉進到哈密。蓋因田將軍自民國卅二年率軍入新，即以哈密地區為其駐地，一住多年。哈密地方已成爲他的第二故鄉，不僅人緣佳；尤且地頭熟。因此一抵哈密就住其同宗同鄉（晉籍）田會長

（商會）的客棧內。爲了明瞭新疆真情實況，首先就探詢筆者近況，已否由迪化回到哈密。當由田會長派專人去找我。我獲情後，當即前往慰問！他一會面首先打聽省方軍情。我當即將降的降走的走等情事予以相告。田將軍聽得此情，甚感失望！接下面就說：

「我爲何不死在甘肅，跑到新疆來幹什麼？」

筆者素知田氏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反共抗俄硬漢，爲了安慰並予鼓勵。乃趕快將堯專員和我準備作長期游擊戰之事相告。田將軍自到客棧以後，因病重體弱，與人會談都是躺在床上不能起來，即與我會面仍是如此。但聽到此情時，他就霍的由病床上坐起，口出興奮之言：「我也算上一個，快請李兄領我去拜會堯老，以明我志！」因爲他病體虛弱，極需修養，不宜勞動。於是我先勸田氏留棧靜養，後至堯公館，請堯專員移玉前來。蓋因堯田二人，不僅在過去是共維哈密治安的伙伴；尤在今日是志同道合反共抗俄的同志。而現在駐防哈密的一七八旅，就是當年的四十五師，上自團長，下至士兵。都係田氏舊部。如能與田將軍合作，現住哈密區的一師國軍，無異就是未來游擊隊的化身。因此堯老一聽田將軍抵哈，當即乘車前往拜會。堯田二人寒暄之後，我們三人就關門閉窗，開起三大小組會議。所議主題有二：其一是當前的，因駐哈國軍不願降匪，可能有反抗陶逆逆命的行動，做出擾民事件，必需急早加以疏解安撫！其二是未來的，將駐哈密的國軍，由正規軍變成游擊隊。步兵變成騎兵的馬

匹，由堯專員負責。人員是由一連一營變起，由田師長負責。當諸事議妥後，田將軍就二時與奮的說：「不論近情遠事，都由我來負責到底！」

忠貞國軍譁變出走

我們三人小組會議，至此已獲完滿結論。可惜因田將軍晚來一日，沒有時間去進行，以致功敗垂成！就在筆者和堯老向田將軍告辭不久，甫抵家中的時候，哈密駐軍已展開譁變行動。首先由大小營房發出訊號槍聲，接着將部隊開進市區。執行他們的譁變計劃。按駐哈國軍番號，原係新編四十五師，現改稱一七八旅，下轄三個團：第一團第一營負責城防，營部駐漢城內，第二營駐星星峽，第三營駐沁城鄉。第二團駐於天山西麓，第一營駐鎮西縣城內，第二營駐口門子，第三營駐伊吾縣。僅第三團駐哈密大營房內。成爲此次譁變事件的主角。該團團長周仁輔卒業黃埔八期，一向是領袖的忠貞學生。對陶峙岳屈膝降匪，甚表不滿。而其部隊又受哈密學生遊行刺激，乃糾合駐小營房的輜汽廿團，於廿八日相商密議，作一次大規模的反降匪行動，藉此警告陶逆時岳。當時以排爲執行單位，每排配備大卡車兩輛，一輛載物，一輛乘人。在達成搶劫任務後，就向天山區進發，不再回歸大營房，以便脫離莫有主張，唯陶峙岳馬首是瞻，莫我若旅長的節制指揮。他們所定主要搶劫對象，爲哈密兩行（中央及省銀行），其次是較殷實的商號，對一般平民不與也。但亂事一開，就難控制，變成地攤式

搜劫。幸而此次事變，乃是對財不對人，市民尚無傷亡。僅中央銀行司庫員，因盡忠職守，誓死不爲變兵開啓庫門，終被憤怒的變兵打死。這是此次事變中唯一犧牲者。

駐哈國軍於廿八日午夜，發動譁變，在搶劫哈密兩行及商家後，就乘所備車輛向天山區進發。從此要過游擊生活，不與匪軍見面，這是周團長原有的打算與計劃。但當他率衆到天山南麓時，又發生了最不巧的事件。原因堯專員要在天山區佈署未來游擊根據地，正於是日徵調住在山內大批哈族派馬下山，前來哈密市區，接運收集妥當的大批無線電台與通訊器材，準備秘密運往山上。因馬匹衆多，行程又速，致塵土大起，有如急行軍的騎兵。周團長懷疑這是陶峙岳下令駐鎮西第二團的騎兵，前來迎堵，乃鳴槍示警，來爭取第二團的合作。但迎面相遇的哈胞，原以爲國軍開往鎮西，路出此地，也就相應不理，各走各路。及至聞到槍聲，知事不妙，也開槍還擊。雙方在開火以後，因都不明所情，只好各向後退。哈族人退回山裏，因未見國軍跟踪進攻，也就算了！但譁變的第三團，已無退處。往甘肅省境退吧，在星星峽以外，已成共軍的天下。在哈密區境內，都是第一團第二團的防地。平時未取得聯絡，此時何能進援。在萬般無奈之下。只好硬着頭皮，再退回久住的大營房內。由哈密到天山這段路程，騎馬要走一天，汽車是兩小時。他們黎明由哈密出發，及至返回大營房，已至廿九日上午九時。

安撫軍心處理善後

當周團長率其所部，再返回大營房後，當即向其頂頭上司莫我若旅長報到請罪。在周團長來說，將全團人完全帶回大營房，就算有了交代。但在莫旅長來說，甚感爲難，不處罰固不當，要處罰又不敢。因莫旅長一向優柔寡斷，依人成事，臨此突變事件，就沒有辦法。他當時深知所部譁變，完全是基於不願向匪俄低頭。爲了順應變軍心理，不得不向素具反抗俄硬漢之名的堯樂博士專員去求助。乃以哈密警備司令的身份，逕邀堯專員親赴大營房共商善後事宜。當堯專員接得莫旅長的邀請後，就和我相應邀辦法。筆者當時就建議，最好邀請田子梅將軍同往，因田氏是該旅的老長官，素爲部屬所敬仰。他一大營房露面，就可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。飛機將這團人掌握在手。當堯專員答應於九時半前往大營房共商善後事宜時，順便說明田子梅將軍已於昨晚抵哈。理應邀請田氏同往，共慰變兵。莫旅長一向莫有成見，此時此地誰能給他解決問題，他都歡迎當表贊同。因堯田二公的強邀，我也同車共赴大營房。當被莫我若旅長劉掄元副旅長迎到會客室。在寒暄過後，我們五人共商善後辦法：就是召集譁變全體官兵，由堯田二公子以訓話勸慰方式，結束此次不幸事件。時逾一刻，第三團全體官兵已齊集於升旗台前。莫旅長首先登台發言：

「你們譁變行爲，是否有當，我不便多言，現請堯專員和田師長與你們講話，希望大家有過

改之，無過加勉！」

在這種場合講話，任何人都感爲難，好話不能講，壞話不便說。好在堯老經驗老道，應變有術。登台以後開口就說：

「你們此次集體譁變，當然是出於心情苦悶，不願降共，有以致之，我很同情；但你們搶劫商號，燒燬民房，我不贊同。至於你們不願降共，要找出路，莫司令與田師長均會給你們有妥善的安排。請大家靜聆佳音，稍安勿急。現在就請你們的老長官田將軍，和大家講幾句知心話。」

因田將軍昨晚甫抵哈密，就參加了我們三人小組會議，由堯專員口中獲知史達林不准匪軍一兵一卒進入新境之秘辛，就對駐新國軍前途具有莫大希望！其次又曉堯老要設法將駐哈正規軍，變成未來主力游擊隊，更合己意！因此當堯專員請田將軍講話時，他就成竹在胸的說：

「本人昨晚甫抵哈，不幸就遇上了反降譁變槍聲。又目睹你們擾民情事，真使我難過萬分！此事出發點，當然是基於不願降共，但不降共不能採取擾民方式。其實在新疆境內的國軍，根本不會與匪軍見面的，據我所知，中共軍只能止兵甘肅境內，不能進入新疆。這不是共軍不想來，而是有人不讓來。你們想想，只要共軍不到星星峽，新疆還不是國軍的天下嗎？第二哈密是堯專員的故鄉；尤其堯老是民選專員。只要堯老在任，住在大營房的你們，就是正牌國軍。假如到了堯老當專員也成問題的時候，堯老自會給你們安排正當出路。有如此好的靠山，你們還愁什麼？」

因此由現在起，全國仍歸舊制，各負各責。一要服從莫旅長的命令行事；二要尊重堯專員領導做人。大家同心合力，共維哈密地方，走上良好的治安！本人願與衆弟兄共勉！」

田子梅將軍這一次對變兵的訓話，在口語上雖很含蓄；但在反共主旨上仍很露骨。並且指出駐哈國軍未來行動方向，在無路可走時，要跟着堯專員走，就有生路。也就因此種下以後匪軍入新，被彭匪德懷、王匪震認爲可殺害田將軍的近因。至於遠因就是田氏於民國卅六年六月，奉命迅將由阿哈買提江所發動吐（魯番）鄯（善）托（克遜）武裝暴亂事件，予以收平。文見中外雜誌一六七期。

電台密碼亂中失去

在堯田二公向變兵發表演講時，在大操場的另一端，正有幾十部變兵大卡車紛紛卸車上搶物。當我們三人事畢，乘車離開大營房，路經該處時，已經堆積如山。筆者目睹此情，不禁悲從中來！好在他們昨晚高抬貴手，沒有去堯公館和我家去打擾？內心稍加私慰！但此一點竊喜私慰，回到家中就被害事實擊得粉碎。原因我搜集好的五部電台，都已裝成尺許大的木箱，於廿八日下午放置於哈密中正路一號天義成商棧內，以便於廿九日由天山區前來的哈胞馬匹運入山內，早日佈署游擊根據地。不意昨夜駐軍譁變時，就由中正路一號搶起，當變兵們搜到那些有重量的木箱時，被認爲是該商家的貴重財寶，不分青紅皂白一起搬上大卡車搶走。而經辦人許總台長，此時正在

我家，等我回來報告，當他說明和國防部與軍統局聯絡的密碼本，也和電台捆在一起，同被搶走後，頓使我傻了眼。在哈密城區設法補充電台，仍可辦到。但與上級通訊的密碼本不能單方編造。因此在哈密此次兵變中，我成了無法彌補的最大損失者。

許總台長向我告辭後，我也深感事情嚴重，隨即去專署向堯專員報告此情。但堯老也想不出，再行收回失去電台的辦法。最後只有啞吧吃黃連，苦在自己心頭，無能言宣。

彭匪一野軍，因受到史達林的密令限制，不得一兵一卒進入新疆境內。就此當王匪震率部，於九月中旬攻陷河西重鎮酒泉縣城後，就止兵於肅州境內，不再西進。因有這一段空檔關係，凡屬志不帶秦的人士，如能逃出長城盡頭的嘉峪關，均可從容陸續西行到新疆。而哈密是新疆東部的重鎮，位於甘新孔道上。凡由甘入新者必需先在此落足。

多少英雄逃難來哈

在九月廿八日兵變以後，由甘肅西來新疆者，仍大有人在。其中較有名氣者，先有蘭州警三分校胡宋虬主任，於廿九日進抵哈密。胡氏曾於民國卅三年，隨吳忠信主席入新担任過警務處的主任秘書。至卅五年七月新疆省政府改組，由張治中繼任省主席，應俄僑史達林的要求，將警務撤銷。胡氏乃改任民政廳警政科長，正是我的前任。因係舊同仁的關係，他一到哈密，首先就來看我，並詢新疆近情。我當據情實報，要他快馬

加鞭，趕快從後追趕，乃可追隨出國，逃出鐵幕，冀求活命。不意當他經焉耆，越阿克蘇繞喀什，進抵莎車想橫渡崑崙山，逃往印度時，竟被趙逆錫光偵知，下令扣捕。因他是資深國特，結果被王匪震槍殺於迪化。

其次來拜會我者，是山西省三民主義青年團谷濬川主任。谷氏於民國卅八年四月太原淪陷後，經晉北逃到綏遠。在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宣佈降匪後，再經銀川、蘭州，逃到哈密。因逃亡時久，川資用罄，無力再行西走出國。因他和我是小學同學，且有親戚關係。為避秦禍，落難異鄉。於情於理，均需一伸援手。因他攜有家眷，首先代覓妥善的住處，然後再給他換身份證。因他具有山西省第一號國特身份，必須隱姓埋名，才能渡過此次紅劫！

第三位來拜會我者，是蘭州鹽務局王局長。按鹽務局在甘肅省來說，是列入銀行業系統，算是有錢機關，甚為各方所注目，又是第一次西來新疆，甚感人生地不熟。而新疆地面又大，他到哈密僅係由東部入境，如要到西部重鎮喀什，還有四個十八馬的距離，即乘汽車西行，仍需兩週或半月的時間。再加沿途兵變，困難重重，他自信無法闖出新境。因我過去担任武威查緝所長時，因業務上的關係不時過往，成了舊友。而現在又是新疆全省警政首長，所經各地警察局所主管，均係我的部屬。如能由我陪他出國，自可無往而不利，因此他千方百計，大下說辭，力邀我作他的嚮導，同行出國。因王局長僅係舊友，不是軍統局的同志，對我留新組織游擊隊的事，當不

能向他透露。只好以川資欠缺，無力出國加以搪塞。但王局長當時有的是黃金與白銀，認為不成問題，只要我能安全送他出新疆，竟應允我終身費用。由他的口氣，就知他所攜帶金錢不少。然而我當時雖損失五部電台，但對組成三軍九師反共游擊隊伍，仍具信心。不能為了營救王局長少數人的性命，就放棄保土衛國的責任，最後還是婉言相拒。詎料事隔一週，匪軍突然由甘入新，我也被迫離新出走。於西行期間，在新疆境內，固未遇到王局長，即到印（度）巴（基斯坦），也沒有他的踪跡。由此推斷，王局長的前途是多吉少。每憶此事，不禁悵然！

自九月廿六日，新疆當局通電降匪之日起，迄十月五日，匪軍突入新疆之日止。在此十天的時光中，凡由內地各省，逃抵哈密的忠貞人士，或因川資欠缺，或因年高體弱，自信無力衝破鐵幕，西行出國者，都想在哈密找張新疆身份證，以便隱去真實姓名，躲過紅劫，苟活人世。其中以服務西北各省警界同學最多，其次是軍統局派駐西北各地的同志，再次是服務西北各大城市的憲兵。他們都是聞我名，以人求人的關係前來求助。總而言之，想換身份證者日有數起。但是換身份證，不是隨便拿上一張，就可派上用場。必需年齡、籍貫、職業等條件，都要配合適當才行。如要改姓的話，也以音近為尚，如張改革、李易黎、陳換程，王汪不妨互異，郭谷也可交稱。如能選到又能巧合，就不易露出馬脚。因為選換身份證如此費時費事，而我當時又沒有多餘時間，為了救人活命，只好由警察局戶政科抬回一箱

舊身份證，派專人負責，由求助人自行選擇。好在新疆身份證上，沒有相片，僅憑指紋，而共產黨人都是土豹子，那能懂得分別。就此救活不少反共人士的性命。當時求助者都是廿至卅歲的青年，我想現在都發生了反共的效果。

受困同鄉齊來求援

就在我再行搜集電台，自行編製密碼本，忙得不可開交的一日，哈密縣警局王督察長前來找我，一見就說：

「有好多山西老鄉，被困哈密不能成行，快請局長一伸援手，為他們找車，以便早日西行出國。」

王督察長口述完畢，順手交給我一張被困人的名單，當我過目後，不僅發現名單上的人，都具聲望地位，尤且都係國民黨的反共中堅。但這些人中，我僅聞其名，都未見過面。如綏遠省政府主計長韓克溫，晉籍立委馮大勳，蘭州高等法院院長趙采農，民國日報社長關潔民，中廣公司主任劉士烈，中央通訊社主任唐雄，北平藝專教授張立齋，東北行轅外事處主任呂仕倫等六十餘人。其中以晉籍人士較多，以服務西北各省者為眾，均係蘭州撤退時，搭乘甘肅省政府的專車逃抵哈密。旋因甘肅省政府專車，又奉陶峙岳逆命，遣返蘭州，他們就被棄哈密，無法成行。雖經多日自行覓車，因人生地不熟，並未找到一輛汽車。卒因警察局接收他們的電台時，被關潔民先生發現王督察長，是趙城小同鄉。在此走投無路時，乃藉同鄉之誼，去向王督察長求助。但王督察

長自感在哈密地方上人微言輕，無此力量，乃轉請筆者一伸援手。

本來這批落難同鄉，當被甘肅省府遣棄以後，就應當找我來幫忙，因我對他省求助者，都有求必應，如他們前來要求，當會一伸援手。但經數日他們並未如此做。這決不是他們對有所輕視，而是基於兩個原因；其一山西人有一種傳統美德，凡事要盡力由自己去解決，不可輕易去打擾別人；其二我雖是土生土長的山西道地人，而三級學生歷程，也都在本省經過，但在大學畢業之年，正逢「七七事變」，故鄉很快淪陷。為達青年報國之志，乃直奔西安考入軍七分枝。旋被胡宗南主任，保送給戴笠將軍，作了蘭訓班的第一期學生。於廿九年畢業後，先以緝私工作服務於河西，繼以警察業務服務於新疆，對故鄉山西反交了白卷，所有山西顯要都未認得一個。因此當這批秉節避秦同鄉們，進抵哈密後，根本不知有我這樣一位同鄉能為他們解危濟困。當王督察長說明他們的困情後，我當不能坐視不理。環顧當時環境，哈密商家很少有自備大卡車。而各機關的自備車輛，在此兵荒馬亂時，誰也不願意出遠門。最後只有打西北路局哈密站的主意。好在該站站長、運輸處長，以及電台台長都是山西人。古人云：「人不親土親」，當我偕同王督察長，去到該站和他們交涉時，他們竟以總局陷匪，無法請示為由，加以婉拒。但我提出的理由，正因無法請示，才要你們作主。一因我與他的舊誼，二因這批同鄉私情。最後商妥的辦法是，以由哈密到喀什的客車票價，包兩輛大客車，直放喀什。

。因我當時正忙組織未來游擊隊事宜，無暇再為他們跑腿。只希望他們早日成行為宜。至於包車訂約，以及付價手續，均由王督察長協同關潔民先生去辦理。

怪哉深秋桃花開了

因新疆地大人稀，若想出遠門，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如衣服不準備好，可能凍死；乾糧帶不足，可能餓死；不攜帶常用藥品，可能病死。因關潔民先生這批人，雖包雇到了專用汽車，仍然不能說走就走，有的人要購所需物品，有的人要出售不需之物，變作川資。再加之人叢多，相互牽扯，雖有了交通工具，仍在哈密多呆住了四五天。就在此四五天中，哈密的天象與人間，都發生了突變情事。當十月一日我為明瞭哈密各機關共有多少電台，以備未來展開游擊戰時前來借用，乃去警局查舊卷。在事畢甫行走出警局大門時，迎面遇到商會田會長，由郊區花園回來，手中拿着盛開的桃花折枝，劈頭就向我說：

「在深秋十月，竟然桃花盛開，真是古今奇觀，天下怪事。李局長您說怪不怪？」

「這幾天哈密的氣候，反常和暖，有如深春，桃花盛開，乃受氣候影響，何足怪哉！」田會長聽畢我的回辯，不能滿意，乃接又下追問的說：

「如受氣候和暖影響，李杏花也應同開。我的果園中，桃李杏都有，而今天僅見桃花開，李杏未然又係何因？」

田會長再度追問原因，使我啞口無言，難以

回對。他的店面，就在警局斜對面，走了幾步，就回到店裏。這時他的會客室裏，正有曾任伊犁區警察局長，現任哈密專署教育處長呂春浦氏，前來拜會。一見田會長手中盛開的桃花，就大驚失色的說：

「上蒼示警，哈密人間，或新疆境內，將有大難，能走的趕快在十月內，逃離新疆吧！」

呂處長此言一出，我大不以為然，乃即時反駁的說：

「十月桃花開，怎能就知哈密將有大難，您老兄不能信口雌黃呀？」

伊犁道士棗梨示警

「我說此話，並非信口雌黃，乃是經驗之談。」接下就道出五年前，在伊犁事變前的一段往事。事情是這樣的：那天正是民國卅三年十月一日，伊犁街頭突然出現一位道士衣裝的老者。右掌端了一個柿子，左掌中放一棗一梨。在大街上邊走邊喊：「柿——棗梨」，柿音單獨，棗梨相連，很有節拍韻道，頗能引人注意。在新疆水菓中來說，棗梨各地均產，居民當不稀罕。惟柿子絕無僅有，是種稀罕水菓。因此想買柿子的人，大有人在。不過每個想買的人，一到老道手邊，發現所賣的柿子，已經爛透，不僅不能吃，即想拿也拿不起。就此讓那個無名老道，無止境的沿着各條大街喊售下去。

當年新疆警察最具權威，凡街上有個風吹草動的事，都要過問查詢。俟呂春浦區局長聞得此事後，就令值日官到街上去查詢這位老道士，手

中僅有一物，為何要在伊犁街頭上喊售，是何居心，有何用意。但該老道士，已遍尋不着，已不知去向！

呂局長獲得值日官的報告後，深覺這個老道士來的突然，去的杳然，莫非伊犁要生事端，旋即腦海裏出現爛柿的念頭。爛柿莫非亂事，或亂獄？總而言之不是好事。尾音棗梨，不就是早離的諧音嗎？這個老道士的突然出現，口中所喊的也是漢語，莫非漢人遭劫，促人早離。當他悟及到此，自己是漢人也應早離伊犁為妙！適是月十日為新疆省政府改組之期，由吳忠信繼盛世才為新疆省主席，警務處長亦由胡國振氏繼任。乃以為新省主席與新任處長用人方便為由，逕向舊任處長李英奇，請辭局長之職。李處長以為呂局長與他同進退，當即批准。呂區局長獲電以後，就將區局大印移交給副局長趙中明，於十月六日，平平安安，光光彩彩，乘中蘇機，由伊犁返回省城迪化。孰意就在翌日，伊犁俄領館，以慶祝國慶為由，武裝叛亂份子，發動了伊犁事變。早離的他，平安無事。當年住在伊犁九城的軍民，約有五萬之衆，結果統同死難，應了亂獄之語！因此當他敘完伊犁亂獄往事，就指說：「哈密十月桃開」，就是要人「十月逃開哈密」，以避浩劫！

筆者當時正在佈署天山區游擊根據地，當然要在十月內組成游擊總部，屆時當要移出哈密。因此俟呂氏發表了他的警語以後，也就聽過算完，不再放在心上。

真的應驗早離逃生

就在那一天毛酋在北平沐猴而冠，自封偽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」。俄酋史達林除了向他道賀外，又解過去限令，要他迅派十萬匪軍開入新疆，以便救平譁變中的駐新國軍。毛酋接得史魔電後，因彭匪德懷正在北平參加偽朝成立大典。乃改電坐鎮酒泉的王匪震，率郭鵬第二軍及羅元發第六軍，迅由酒泉開向哈密。由酒泉到哈密在左宗棠時代，算是十八個馬站，現在大卡車的行

程要走四天。因史達林改變了初衷，要匪軍於十月五日進抵哈密。

我因游擊根據地尚未佈置就緒，屆時就無地容身。因為匪軍入新我是第一個要捕緝的人！在萬般無奈下，只好搭上關潔民先生等所包履的大卡車。與匪軍大演捉迷藏，我們在前邊跑，他們在後邊追！但我們得因沿途軍警，給於方便與掩護，始能順利逃出鐵幕。終應了「十月桃開」上蒼示警！亦云幸矣！

(未完待續)

台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

地址：台北信陽街八號 電話：三一一四一五九三

現代化儲運一貫作業 為工商界提供最佳服務

服務項目

- 運輸業務：鐵路運輸、貨車運輸、船舶運輸
- 倉儲業務：貨物保管、出租倉庫、聯鎖倉庫
- 附屬業務：機械裝卸、包裝保險、報關保稅、代辦勞務

服務電話

- 基隆服務所：二二二七三三、二二二七三六、二二二七三九
- 台北服務所：三三二一三三、三三二一三五、三三二一三七、三三二一三五、三三二一三九
- 新竹服務所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
- 台中服務所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
- 彰化服務所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
- 嘉義服務所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
- 台南服務所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
- 高雄服務所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
- 屏東服務所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
- 宜蘭服務所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
- 台中港服務所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
- 成功貨櫃集散站：二二二〇三三、二二二〇三五、二二二〇三九